

文旅园地

咏吕梁乡村旅游重点村

□ 梁大智

沁园春

咏文水县康家堡

子夏山旁，康堡村边，翠影映照。看古槐傲立，浓云蔽日；粗躯叶茂，岁月难凋。啄木翻飞，羽姿翩舞，似把沧桑故事描。遥思处，念黎民别土，远梦魂飘。
 曾经驿站喧嚣。乃要道、通途连旱涝。忆少奇过境，夜歇农舍；贺龙居地，抗日情烧。敌寇凶狂，房燃烈焰，志士捐躯热血抛。今凝望，有陵园静穆，浩气冲霄。

望海潮

咏文水县温家庄

葱茏林映，弯途路侧，古村静卧如诗。梨绽素姿，枣抽嫩绿，过街楼耸威仪。石径刻霜期。见柏展虬影，拂拂清池。磨碾无声，默言年月韵犹遗。
 飞檐翠影情怡。叹唐槐千载，庙记昔时。幽殿十碑，碑存旧事，龙天庙处云栖。传说隐仙溪。忆贺龙居此，史迹堪思。情暖桑田宅院，民俗引宾嬉。

念奴娇

咏交城县田家山

卦山云绕，望田家村落，韵余盈阙。石板桥前流水过，戏影曾遮明月。真武威临，魁星点笔，庙观香烟壑。古槐荫里，笑谈今昔更迭。
 遥想骏枣飘香，宅深院静，商贾多豪杰。更有英才酬壮志，留学从戎情切。非遗雄彰，文旅焕彩，梦逐

七律·咏离石区彩家庄

磧口吴城自古传，彩庄胜景史绵延。明清窑院彰遗韵，文武举人书雅篇。凤展英姿融后土，商通异域汇名贤。沧桑历尽风华在，抗日英魂映碧天。

七律·咏孝义市临水村

古庄临水韵悠长，黛瓦灰砖映日光。五道仙祠影旧迹，千年槐柏诉沧桑。田园焕彩千畴秀，民宿含情百院芳。文旅交融开胜景，乡村振兴谱新章。

七律·咏方山县刘家庄

吕梁山麓隐仙乡，莺翠翩跹碧碧苍。春至群禽栖秀树，秋来金菊绽晴阳。公司助力农兴业，产业循环富满庄。生态新篇添锦绣，欢歌一路韵悠长。

七律·咏临山西湾村

磧口东南隐古村，依山傍水韵犹存。五行巷道通千户，八卦民居聚万魂。绣阁深闻藏旧梦，雕梁画栋诉前恩。晋商遗脉今犹在，岁月凝辉见墨痕。

七律·咏临县李家山

风落高原化此村，明迁李氏铸精魂。驼铃响处商途远，窑院依山地势浑。

摆摊的小女孩

□ 薛荣华

大眼睛看着我，笑着回答：“摆摊呀！”那稚嫩清脆的声音，如同夏夜里的风，让我倍感清爽。“阿姨你看，这个发夹能夹住三根头发呢！”她突然举起枚草莓发夹，认真示范的样子逗得我笑出声。

我蹲下身问：“这些东西是你进的货吗？”她歪着头说道：“不，这都是我家里原来的物品，现在闲置了。”“这个主意是你自己想的，还是谁给你提的呀？”她眨了眨眼，坚定地说：“是我们一家人商量的。”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那有人买吗？”她用力地点点头，说：“有。”“今晚卖了多少钱呀？”她立刻翻开桌子下边的小钱包，开始清点人生第一桶金，开心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我看看，现金4块，微信5块，一共9块呢。”看着她那满满的自信，我不禁为这个勇敢的小女孩点赞，更为她背后那个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点赞，一家人能如此用心地陪伴孩子成长，给予她这样独特的体验，是多么难得啊。

第二天晚上，我怀着期待而又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小女孩的摊位前。她一看见我，就像看到了久违的朋友一样，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关切地问她：“今天的收入怎么样呀？”她兴奋地跳了起来，说道：“四十多块钱了呢。”那声音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我竖起大拇指，鼓励她说：“加油，你真棒！”

这时，来了一位老奶奶带着三岁的小宝贝，小宝贝上前就摸摸这个，抓抓那个，她奶奶说：“不敢动，人家这是卖的东西。”小宝贝嘟着嘴：“我想玩！”小女孩笑嘻嘻冲着小宝贝说：“你想玩啥？想玩哪个？”小女孩不厌其烦陪着小宝贝“选”，最终

□ 雷国裕

吧，挺好吃的。”我想用纸巾擦一下，又装了回去，一掰两段，塞进嘴里，果真皮脆、肉嫩、汁多，香润可口。

同行的农业部门的专家介绍，老靳肯动脑肯钻研，现已基本掌握了大棚种植技术，防病防害防冻很有一套，常被请去指导其他种植户。我问效益如何。老靳乐呵呵的说：“只要水肥跟上，自然比露地效益好多了。这不，这几天从早到晚停不下来，每天采摘三四百斤，每月保守也在一万斤左右。”春季他还种植了一茬水萝卜，到十月以后再补种一茬生菜，这样，一个一亩二分的大棚，轮番种植三茬，年收入在六万元以上。“如此高的效益，为什么不连片发展呢？”我心有疑问。老靳则不无忧虑地说：“种地一是辛苦，二是风险大，现在村里五十岁以里的都不种地了，后继无人啊！”许多年轻人嫌干农活又脏又累，宁可打短工或摆荒地，也不愿扛起锄头撒头。和老靳一起搞大棚的十户，已有六户改做其它营生，原来的大棚被拆了铁架子，种上了省工省时的玉米高粱等。

“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辉。”过去只有夏季才能吃到黄瓜，价格不菲，如今，温室大棚、地区差异让黄瓜四季不断，司空见惯，据说销量排前三名，凡有菜摊必有黄瓜的身影，夏季饮食也必有黄瓜段黄瓜丝作陪。黄瓜可谓是最平常不过的时令菜、平民菜了。现已有一些观赏

人说：“种地不用粪，等于瞎胡混。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据说，他们掏粪时难免会有粪星溅出，问什么味道？他们哈哈大笑：“还好，很咸的。”
 母家在世时，也把院里的一块空地辟出来种菜，也就二三分地吧，黄瓜西红柿是主角，其它一畦一畦分别栽种了当季蔬菜，一夏天菜蔬不断自产自销，新鲜无公害。女儿刚两三岁，也跟小农民似的，要土土，摘叶叶，捉虫虫，不亦乐乎。怕晒着，母亲就折一片大的南瓜叶子，盖在女儿头顶当遮阳的，摘一朵黄瓜的小花插在衣兜里，将黄瓜的圪塔切开贴在两鬓角，嘴里啃着西红柿四处挂满鲜红的汁液，活脱脱一个“小仙姑”。妻子见状哭哭不得，心疼不已。我却觉得，以泥土为伴长大的孩子，身体素质差不了。

前天下乡，在城东的一片菜地里，遇见一位姓靳的农民，他经营的大棚黄瓜是附近效益最好的。进入棚内，热浪袭来，一架架黄瓜整齐排列，茎枝有力伸长，墨绿的叶子攀援向上，黄的小花星罗棋布，碧玉般的黄瓜一条条垂挂着，清凌凌绿茵茵，和着阳光柔和的光线，宛如一幅摇曳生姿的唯美画卷。棚内有两名妇女正在采摘，长有二十多公分的黄瓜或直挺或微弯，顶花带刺，清嫩怡人，被码放在竹筐内，等着客户上门收购。老靳取了一根，用粗壮的手掌捋了一下，递给我：“尝尝

孝义湿地行

□ 霍建伟

福祿寿禧的剪纸或木雕 真实又简单
 给家人也祝福邻里
 古驿道上的马蹄声清晰响亮
 东西连接着草原和高山
 南北贯穿着戈壁和大海
 青石板路上凸凹不平的坚硬
 小脚三寸似乎不适合远行
 守候且盼望 大槐树上的叶子绿了又黄
 行到此处的人回望千年
 又看向未来蓝蓝的天
 老城不老

假如我是丹青手
 一定要做一幅纯绿色块儿的画
 把自己放进素材和飞鸟树林作伴
 一起呼吸一起呐喊
 驻足明清宅院
 媳妇儿不知道口外风沙怎么飞扬
 深宅的高墙是丈夫坚实的臂膀
 夜雨敲打着窗淋湿地的思念
 飞檐冲向天空展示着男人们的理想
 砖雕不是奔波劳碌的心酸
 骑马赶车的图样讲述出考取功名的愿望



飞鸟已知晓人的寂寞与孤单
 靠近湖面时舞动翅膀腾空而起
 树林里传出各种清脆的鸣叫
 看莲花的人也看到了荷花
 它们隔路相望静享夏日清凉
 狗尾草和毛毛虫逐渐进入视线
 还有忽然串出的黄鼠狼
 琢磨了很久没琢磨透人们为啥叫它黄大仙
 应该是必有过人之处的缘故
 知名与不知名的植物一并被绿色淹没
 连同湖水也一并碧绿着
 刚刚聊起尉迟恭的话题
 被久违的天鹅打断
 修复一新的小庙在绿色中深藏
 蹲下来看看树林深处
 透过缝隙洒进的阳光
 骤然升起的神秘感把身体充满

一把军用水壶

□ 闫卫星

回村收拾老屋，未戴口罩，两个鼻孔便沾满了黑灰。邻居老头扒在墙头打趣：“翻箱倒柜的，莫不是找银洋哩？”我拍拍手上的灰，笑而不答。值钱的物件自然是没有的，倒是在斑驳的土墙上，瞥见了一个挂着尘网的军绿色水壶。
 伸手去摸，帆布袋子竟已腐烂，簌簌地落下一些碎屑。水壶沉甸甸地坠在掌心，壶身漆皮剥落，露出星星点点的锈迹。拧开壶盖，一股铁锈味混着陈年的水腥扑面而来——这曾经装过开水、汗水，或许还装过泪水的容器，如今连最后一滴记忆都蒸发殆尽了。

我固执地把它浸泡在洗衣粉水里，用旧牙刷一遍遍刷洗。铁锈在清水中晕开，像稀释的血迹。这让我想起八九十年代的饭场子，那时家家户户的搪瓷碗里盛的不过是土豆烩菜或五谷杂粮饭，就着玉米面窝头，却吃得格外香甜。王老汉总爱把他的军用水壶往石磨上一墩，壶底与青石相撞的声响，能惊飞树上的麻雀。

而今村里的饭场子早已荒废。村口能人盖的三层小楼又加盖了一层，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可村里办席的人家越来越少，人们更愿意去城里摆一桌千元的酒席。前几年参加婚宴，听见几个后生比较谁家的大海参个头大，谁家的汾酒年份久。我想起小时候随三五块钱礼就能坐席的日子，主客都不觉得寒碜。

刷洗间，壶身突然露出“1987”的钢印。这个年份让我怔忡——那正是《哈达图》里描写的年代。记得书中那个如格桑花般的姑娘，最终嫁给了城里的残疾工人。作家写道：“她看新郎的眼神，再也没有了望向草原情郎时的光亮。”此刻我忽然明白，那消失的光亮，或许就藏在这水壶斑驳的锈迹里。

水壶内壁的锈蚀终究无法洗净。就像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代，虽然贫瘠，但每个清晨都蓄满希望。那时人们扛着这样的水壶下地，汗水浸透的不仅是衣裳，还有对土地的虔诚。如今我的衣柜里挂着五件羽绒服，却常在深夜辗转难眠；村里五十岁以下的劳力都去了城里，留下老屋像缺了牙的嘴，空洞地张着。

晾干的水壶在窗台上投下斜影。我摩挲着它坑洼的表面，突然触到一道凸起的刻痕——是当年爷爷为标记水壶，用钉子刻下的姓氏。这粗糙的笔画突然刺痛了我：在这个用二维码付款的时代，还有谁会为一把水壶郑重地刻下自己的名字？

黄昏时分，我带着水壶走向后山。残阳如血，给废弃的梯田镀上一层悲怆的金色。找了个向阳的土坡，我小心地埋下半截壶身。让它像块墓碑，纪念那些随汗水渗入大地的朴素岁月。剩下的半截露出地面，壶口向着村庄，仿佛还在等待某个劳作归来的人，仰头痛饮。

下山时，月光已经漫过山梁。我回头望去，那只残缺的水壶正在月色中泛着微光，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固执地照着我们来时的路。